



川國志

親

十九之廿

98  
1997  
12



4997  
12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擗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

曹彰

三國志

任城王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博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

勝逐北至于桑乾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

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料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

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議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大丘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

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

魏略曰：太祖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在，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鄴陵埽薄，使治中牟，及帝授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太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

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殺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

至葬賜鑿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請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曹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衛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賅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嗟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

不見佳

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  
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  
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  
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  
太祖深異之

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  
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  
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  
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  
亦二十二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

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  
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  
自飾官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  
置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關司馬門  
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此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  
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  
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關司馬門至金門令吾  
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  
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關司馬門來吾都

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

楊修

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苗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

結

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亦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喟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疵僕常好人譏

陳思王

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  
 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  
 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  
 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  
 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  
 錙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  
 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  
 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摘摭  
 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於稷下一旦  
 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

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  
 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  
 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  
 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夫  
 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  
 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  
 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  
 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  
 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濟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  
 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



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特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曰。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蘇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

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竊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騁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鏃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  
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  
且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  
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  
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  
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膝腹  
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既緒瑣瑣何足以  
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歎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  
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  
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

故人曰我固自以為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  
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  
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  
洛陽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  
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  
召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  
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  
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子皆莫能與  
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

妻子一本作妻

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緝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入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作荅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荅教裁出荅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

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修子曹芳子準皆知名于晉世叢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兄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為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後

三國志 魏書  
準與裴頌樂廣善遣往見之頌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偏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



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庶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嬰歸

又多乎哉

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道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恐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

載一本作再

躍之懷瞻望反文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  
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  
攘文化滂流荒服來主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  
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  
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  
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  
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侍寵驕盈舉挂時  
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  
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於理元兇是率明明天  
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

子改封充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  
闕誰弼予身熒熒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  
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  
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  
策皇恩過隆祇承休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  
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定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  
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  
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  
戾其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  
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

二國志

陳思王

三

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膺車命  
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  
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  
有餓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  
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  
澗之濱綠山之隈遵彼河許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  
降或升駢駮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  
節長驚指日邁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  
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  
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

優詔答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  
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  
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  
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鉄鎖徒跣請闕  
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  
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  
服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  
薨諸王旣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  
路東歸以叙隔澗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



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  
 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  
 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  
 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疑我塗流潦浩從橫  
 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  
 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  
 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泉鳴衡軛豺狼  
 當路衢蒼蠅問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擊  
 轡止脚踟踟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  
 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

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物傷  
 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亦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  
 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  
 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  
 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  
 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疇然後  
 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辛苦何慮思天  
 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  
 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

困以寡怨  
君所未知  
不啻失身  
蓋嘗試焉

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  
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  
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  
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  
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  
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日稟  
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

臣主相疑  
極矣而請  
兵焉何不  
智也

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  
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  
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  
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  
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  
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  
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  
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  
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  
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鈞餌  
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  
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鼓雍門刎  
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  
而陵君也

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  
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  
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與於圍  
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

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  
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  
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  
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  
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  
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  
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  
禮

天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纒其王羈  
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  
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  
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損軀濟難  
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伏以二方未竟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  
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  
戰陣竊不自量志在効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  
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臣雖刀之用使待西  
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

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  
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  
以減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  
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  
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  
而忝重祿禽息身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  
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  
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  
皇帝南極赤峴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  
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

恭雖工其  
如談虎色  
變何

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鐘各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諱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披桓公之

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

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靈墳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

土

是

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王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闕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存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土之所種故孔子有久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在在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

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  
 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  
 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  
 公子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  
 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

予

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  
 聯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  
 治入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  
 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  
 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  
 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  
 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

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雀，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弭筆，出從華蓋，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

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射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



及

弓

禮急妃朕

卷六雅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極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始悉妾之家膏沐疏恩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大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

教

已刺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賢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陞左右之介哉書曰存不世之君必能

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  
 王是矣若夫離齟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入庶政不整者三司  
 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  
 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  
 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  
 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  
 繼統莫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  
 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  
 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鼉鼉謹

木

譁於林水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臚而搯  
 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  
 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  
 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  
 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  
 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  
 行師方難克耳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勩鑿駕  
 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荊則戰

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聞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蹕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下一散所懷，據奇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優柱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異命

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

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所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減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

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寔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

稚

受疑當作授

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爲魏

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懸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

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  
 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  
 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  
 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  
 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  
 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曉若晝晦悵  
 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寵臣百僚之在居藩國之  
 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  
 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  
 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

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  
 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綬追柏成子仲之  
 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  
 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  
 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  
 惟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  
 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  
 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  
 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

世與不暇  
而宋錄乎

為陳王，邑二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僚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嘗為瑟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調終天路，忽焉下沉淵。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

瑟瑟調  
非  
本作琴

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孫盛曰：

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瘋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亾，曹叅論之詳矣。

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

曹志

陳思王

三

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且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鄆城公發詔以志為樂

進

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木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封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



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妨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看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冲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褒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玳陳留恭王

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  
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  
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  
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  
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  
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  
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  
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嘉平  
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鏐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  
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  
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  
繼鏐後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  
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  
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  
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  
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

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  
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  
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  
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  
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  
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冤枉之情而微  
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爲太祖陳說宜  
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  
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  
分以爲三亦叙屬之一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  
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  
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  
不宜立况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誌云無易由言魏  
武其易之也

言則流涕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

號  
下皆同

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二  
年追贈謚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  
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  
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  
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  
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  
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  
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  
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

在我亦無天下

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巴氏公太和五  
年加冲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  
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巴氏公正始  
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  
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  
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  
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

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  
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  
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  
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左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  
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左多作禁物交通工官  
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撫  
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  
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  
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

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月書云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  
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  
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  
夷矣慎行所以為危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  
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入  
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  
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  
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主殊。青龍二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免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

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

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曹表

中山恭王表，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箕裘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表獨譚思經典。

反

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在  
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  
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  
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  
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為  
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  
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  
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  
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紉

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  
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避  
詔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  
六百五十

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  
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  
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  
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  
王其戒諸無貳咎悔也  
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二

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  
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齋疾袞疾困敕令  
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太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  
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  
書昔衛大夫遠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  
託賢靈以弊髮齒管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  
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  
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  
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  
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

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  
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秦聞并辭國  
土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  
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  
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闈  
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  
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  
贈賻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  
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賜三  
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珙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  
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珙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  
弟壹紹珙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  
太和四年追進珙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  
追諡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郡侯二十二  
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  
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  
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  
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爲范陽  
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  
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

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顛  
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  
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

流一本作淚非

太子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敗其如是每為流涕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詳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

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大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之曰易

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諱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存詔得諳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囚

三國志 卷之三  
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  
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  
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  
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  
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  
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鳩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  
進爵徙封汝陽公二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

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  
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  
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  
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  
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  
就國家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  
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  
切責之使自圖焉

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  
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

刺

逆一本作邪

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  
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  
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構  
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  
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  
既得王情深用無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  
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  
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  
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  
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

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昔國附死身死  
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舍垢藏疾親親之道也  
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册  
二千五百戶

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  
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  
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  
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  
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  
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

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榜羽儀俱游青雲  
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回聲無異嚮故使恩  
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祗九夷老氏  
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  
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王隱晉書載  
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  
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潔性  
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  
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曹嘉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

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

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二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

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

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荀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

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

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諱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檟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鄆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佞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庠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

按漢文下多明  
章二字蓋傳宗  
者誤入

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王有虞建之  
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  
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  
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  
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  
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  
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  
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啞痛不肯發哀居  
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  
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

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魏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  
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  
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  
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賁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  
年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  
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  
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

二千一本作三千

奉<sub>カ</sub>徒<sub>カ</sub>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

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二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鄆鄆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鄆鄆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評曰魏氏王公既徒存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



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  
乖常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  
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  
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  
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  
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  
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不能得既  
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魏氏春  
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司姓

八原簿

罔

同

以明親親心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  
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非親無與  
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  
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  
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  
弼之助盛則有與其共其治衰則有與其守其土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  
家保其社稷歷絕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鶴鳴在原兄弟

魏書二十

七

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鬻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

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卽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蕭。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

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  
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  
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  
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  
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  
無立錐之地內無宗予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  
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焚  
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

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  
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  
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存田常六卿之臣而無  
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  
寄恃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  
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鉅宗室胡亥少習刻薄  
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  
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

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  
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弊之于後向使始皇納淳  
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  
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  
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  
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  
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  
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  
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  
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壅

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  
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  
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  
下無別權侑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  
侯疆盛長亂起彘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  
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

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  
 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  
 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  
 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爵或以無後  
 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  
 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左今同姓疎  
 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  
 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

老成深計  
 之言

歎息而不能用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  
 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  
 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  
 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  
 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  
 徒權輕勢弱不能自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  
 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  
 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  
 法而徵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闇豎執衡朝無死  
 難之臣外無所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  
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蕪，居九州之  
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  
資，兼神武之略，馳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  
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  
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  
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  
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  
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  
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

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  
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閭閻與相維持，非所以  
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  
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師，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  
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勤  
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  
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

至死不彊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  
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  
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  
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  
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  
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  
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  
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

稚一本作弱

稚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	--	--



